

T2560/7954

魏

崔琰

附婁圭孔融  
許攸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

司馬芝

鍾繇

附毓

華歆

王朗

附肅周生烈  
董遇魏禧

程昱

附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劉放

附資

劉馥

司馬朗

梁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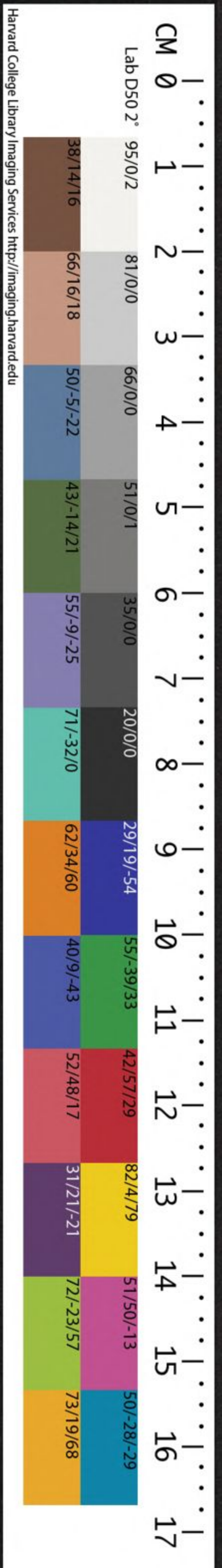
張既

溫恢

賈逵

附李孚  
楊沛

# 季漢書六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

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

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

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之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

充斥西道不通于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

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

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

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勅郡縣掩

骼埋胔示憐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

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

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



少樸訥好擊劍尚武專年一

韓詩至年一十九

月結八公孫

國志廿一

國志廿一

國志廿一

國志廿一

國志廿一

國志廿一



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于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  
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  
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  
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  
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  
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  
征并州留琰傳文帝于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  
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  
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  
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  
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  
士墮于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

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  
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  
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  
驅而陵險志雉免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  
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于天世子  
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  
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爲丞相琰復爲東西曹掾屬徵  
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  
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  
國初建拜尚書特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  
以函令密訪于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  
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



也太祖其其公亮喟然歎息

遷 帝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

望亦敬憚焉

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于朝

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

朝廷歸高天下稱平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

為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

世 訓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

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

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

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

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

客虬鬚直視若有所嗔遂賜琰死

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裏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

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為

琰腹誹心謫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

云琰為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為然遂欲殺

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勅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

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

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

遂自殺

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



剛斷英時殆非子之所及也

臣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也

朗以為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

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

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勅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張儉以中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



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襲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襲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襲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爲後進寇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將軍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三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脩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脩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木而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

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爲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 司馬彪九

州春秋曰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瞻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污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



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寇令  
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  
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鄆四  
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  
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  
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  
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辯小才信爲腹心左丞祖劉  
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丞祖  
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爲袁譚所攻  
自春至夏城小寇衆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  
自若城壞衆亡身奔山東室家爲譚所虜 張璠漢紀曰  
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爲宜略依舊制定

王畿正司隸所部爲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  
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  
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啗之  
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  
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  
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  
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  
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  
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 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  
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  
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  
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  
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  
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  
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  
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 魏氏春秋曰袁  
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已賜周公太祖  
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  
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  
歲時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  
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名  
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

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少知其實見融浮豔  
好作變異眩其誑訖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  
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之人無親譬若鏡器寄盛其中又  
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  
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  
屬皆使聞見 世語曰融二子皆齟齬融見收顧謂二子  
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  
也 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  
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  
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  
執而曾無變容弈棋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  
不忘父不以已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



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  
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

南陽許攸

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  
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紹勿與太祖相攻語在紹  
傳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攸知不可爲謀乃亡詣太  
祖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  
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  
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  
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  
有白者遂見收之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

魏略曰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有舊初平中在荊州北界  
合衆後詣太祖太祖以爲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  
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游子伯時亦  
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爲樂也人有白  
者太祖以爲有腹誹意遂收治之 吳書曰子伯少有猛  
志嘗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  
輩笑之後坐藏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子  
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天下義兵  
起子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爲所用軍國大  
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  
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  
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寵秩子伯



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爲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

而琰最爲世所痛惜至今寃之

世語曰琰兄孫諒字士文以簡素稱仕晉爲尚書大鴻臚荀綽冀州記云諒卽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荆

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



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與選舉

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臣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食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

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

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旣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臺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



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  
主旱魃爲虐凡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衛人  
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  
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  
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  
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  
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  
於杜郵是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如  
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  
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  
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  
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

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  
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  
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  
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黥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  
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  
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  
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  
豈不殊哉

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徵  
服還本郡太祖爲司空辟爲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



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魏書曰或謂奕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 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制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

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之為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郎以奉奕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



烏丸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丸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

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

魏書曰漢末閹宦用事夔從父衡爲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固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

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爲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蕲陽蕲陽爲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蕲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爲至於我哉遂遁匿潯山術知夔終不爲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

急遣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爲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爲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爲國失賢則亡君不爲術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時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



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繼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孛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繼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耻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

出爲城父令

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爲鄴令夔爲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旣未易拔

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縣絹夔以郡初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勅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



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旣建拜尚書僕射

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不合尚書傳異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僞敗

文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勲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卽安以順



朕意薨謚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爲司徒

干寶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爲司隸校尉時母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爲武衛將軍荀顛所表活旣免辭詣廷尉乞爲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程咸爲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旣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 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謚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謚康公子斐

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爲尚書爲司馬越所殺傅子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顛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顛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顛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爲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顛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某官有司



舉正太祖曰顓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人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顓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顓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顓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顓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誘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輔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顓顓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

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爲尚書爲司馬越所殺傅子稱曾及荀顓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顓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顓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顓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爲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顓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



舉正太祖曰顓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爲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顓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顓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顓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顓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輔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顓顓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爲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

爲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

晉諸公贊曰顓曾孫喬字曾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爲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千餘乘是歲太



祖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表紹表  
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  
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揔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  
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  
異焉汴水之敗信被瘡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  
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  
嚮應者義也今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  
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  
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喜之太祖爲東郡太守表信爲濟  
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  
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  
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

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  
雖遭亂起兵家本脩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  
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郤新都亭侯

魏書曰郤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郤薨子

融嗣

辟勛丞相掾

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

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爲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爲魏郡西  
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  
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爲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



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  
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卽王位鄖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  
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  
爲後文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  
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與當繼蹤  
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  
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  
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  
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  
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  
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

丘據取媚於遯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  
色罷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  
馬宣王並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  
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  
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  
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  
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  
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  
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  
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  
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  
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



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

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卽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以見稱

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爲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爲廬江太守爲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爲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代從政勳



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又誹謗為李申成所白  
收治并免威官

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則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  
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  
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  
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  
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為河  
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  
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  
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  
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  
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

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  
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  
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  
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

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

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  
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  
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  
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  
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勅縣考竟擅行刑戮  
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  
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



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爨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堽塗室屋以是

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名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旣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讎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



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  
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怒  
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暮而卒年三十五子  
肇嗣

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見百官志

評曰徐弈何夔邢顥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  
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  
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  
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丙申新正六

日校 夢禎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卷第十二

魏書 國志十二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魏書

國志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  
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獨  
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  
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  
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  
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椎軾言司徒今  
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  
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  
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  
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



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  
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  
先輩爲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穎  
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  
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爲皓兄之妻生子覲與膺年齊並有  
令名覲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爲童幼時膺祖太尉修  
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  
膺妹妻之覲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軻以爲人無  
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邪覲嘗以膺  
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  
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爲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  
道是也覲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皓

年六十九終于家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

孫

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  
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  
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謝承漢書曰南陽陰脩爲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爲務舉  
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  
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爲吏以光國朝

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三府爲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  
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  
州牧始遣使上書

世語曰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



催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  
議留太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  
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  
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  
旣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  
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  
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  
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  
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  
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  
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  
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

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  
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  
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  
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  
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  
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  
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旣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  
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平擊大破之

司馬彪戰略曰袁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  
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傅幹說  
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  
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



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敎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援等大破之

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任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揔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



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  
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  
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  
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  
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  
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廷隲恭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  
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  
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爲繇輕  
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  
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  
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  
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

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  
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  
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爲之銘  
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違  
安處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魏略曰繇爲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  
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  
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  
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  
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  
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



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  
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  
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  
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桐邑尸主事之臣賜  
桐音苟幽地爾鸞旂黼黻瑠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  
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惺銘在禮記事顯故  
不載 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  
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勒銘于景鍾至于今不遺類  
其子孫不可不興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 魏略曰後太  
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密使  
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

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綠楚之和  
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  
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  
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黃侔蒸粟側聞斯語未覩厥狀  
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  
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  
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  
喜笑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  
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  
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矇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  
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  
生詭奪之誑嘉賦益腆敢不欽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并



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爲執  
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  
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耻

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  
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  
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斌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  
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嗚噓不能離手若權  
復黠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  
亦已足矣

文帝卽王位復爲大理及踐阼改爲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  
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  
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  
矣

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常  
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  
不卽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  
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卽  
出以新繇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  
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衫丹繡襦襠傷左髀以繡襠  
中繇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

明帝卽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拜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  
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  
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初太祖下令



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

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隨濼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



人也今可按絲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  
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欽  
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  
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取貪競之行希求放肆之  
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  
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偽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  
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  
辟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  
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  
宮者守內刑者守圜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苟卿亦

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  
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  
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  
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  
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  
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  
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  
也示之耻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  
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  
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  
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  
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懼刑網求世休和焉



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  
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  
大夫相與耻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  
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  
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世  
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  
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於人倫  
是以民無耻惡數爲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  
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耻之而况  
乎鄉黨乎而况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  
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  
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夫下和史遷之

之寃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  
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昧守官物而卽  
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  
之慘而安勦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謚曰成侯

魏書曰有司議謚以爲繇昔爲廷尉辨理刑獄決嫌明疑  
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爲師  
保論行賜謚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謚曰  
成侯

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劬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  
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



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氈爲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虚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

旣誅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訢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爲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

臣松之以爲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稱耳

淮南旣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



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爲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歆爲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臣松之以爲邴根矩之微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爲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

同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武紀

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

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爲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爲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敘曰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旣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衆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爲掾東至徐州



詔卽拜歆豫章太守以爲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  
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爲主歆以爲因時  
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  
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  
以上賓之禮

胡冲吳歷曰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  
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歆  
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  
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華嶠譜敘曰孫策略有揚州  
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教曰無然策稍進  
復白發兵又不聽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  
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

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  
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  
夫避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土  
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謹譁歆能劇飲至石餘  
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  
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曰吾雖劉刺史  
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  
王景興旣漢朝所用且爾時會稽人衆盛彊猶見原恕明  
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  
歆相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 孫盛曰夫大雅之處  
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



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  
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於  
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寔來  
魯人以為賤耻方之於歆咎孰大焉

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  
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公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  
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  
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  
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  
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  
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  
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

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  
為司徒

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  
禮 華嶠譜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  
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  
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  
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  
與相國會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  
憎帝大悅遂重異之

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  
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

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宥恕出自人君子



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爲譏斯褒貶  
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孥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  
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  
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爲君子旣犯作  
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 魏  
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爲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  
道爲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 華嶠譜敘  
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陳羣  
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傅子曰  
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  
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  
何以加諸

服  
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  
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

魏書曰又賜奴婢五十人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以來  
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  
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  
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  
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卽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  
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

列異傳曰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  
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



定柰何得住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  
 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  
 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 臣松之按晉陽秋說  
 魏舒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  
 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  
 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蒞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  
 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  
 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  
 然繫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  
 一人將立席机進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  
 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

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  
 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  
 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  
 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  
 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  
 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  
 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  
 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  
 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  
 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  
 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無  
 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



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眞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  
謚曰敬侯

魏書云歆時年七十五

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爲尚書  
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  
時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  
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卽入深文論  
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  
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  
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  
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  
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

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  
家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 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  
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  
學撰後漢書世稱爲良史爲祕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  
名爲河南尹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爲尚書蒼字敬  
叔世語稱蒼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蒼河南尹  
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爲江州  
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  
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  
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爲謙治中與別駕趙昱  
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



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

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爲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爲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

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

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爲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衆屯住郡境遠勞王

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遘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櫬流矢始交便棄櫬就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驚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惟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

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鯨之罰覽



省未周涕隕潛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朗家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令年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

惶窘走伏無所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

魏略曰太祖請同會啁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秬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諮朗朗答曰孫權前牋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治於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維吝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



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勸育民省刑曰  
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  
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  
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  
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  
澤阡陌咸脩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  
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  
國以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  
寃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  
倉廩則無餓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  
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  
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

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  
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旣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  
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爲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  
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  
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  
七千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醑必貫三時  
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  
官博士七千餘人中殿則駢駮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  
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馬太常行陵  
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  
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



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吝大抵多受之於秦  
餘既違繭栗慤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  
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  
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  
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  
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  
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  
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  
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  
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禩所以祈休祥  
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  
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

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  
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墮  
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  
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  
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  
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  
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  
而弢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  
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  
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  
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勢雖坐矐烈威  
而衆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



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  
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  
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衆臨彼倒  
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  
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  
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  
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晏  
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  
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  
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  
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王朗集載朗爲大理時上主簿趙郡張登昔爲本縣主簿  
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  
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一賊以全雋命  
又守長夏逸爲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  
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  
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勤勞詔曰登忠義彰  
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膳近任當得此吏今  
以登爲太官令

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  
吳并取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  
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  
決當須軍興以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



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鵜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冢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跽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

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爲宜勅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

魏書曰車駕旣還詔三公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况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樓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明帝卽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



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  
陛下卽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  
行往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  
留日身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  
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禦  
兒之疆

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

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  
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  
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  
減太守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  
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

是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  
第宅明郵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  
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闕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  
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  
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脩城池使足  
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  
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  
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  
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  
之胤武王旣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  
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  
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旣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



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與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  
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  
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  
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  
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  
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  
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  
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  
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  
旣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  
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  
論記咸傳於世

魏略曰朗本名嚴後改爲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  
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常譏  
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卹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

太和二年薨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邑封一子列  
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肅父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

黃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  
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  
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  
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  
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



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  
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  
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  
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  
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罷又上  
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  
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  
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  
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  
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  
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  
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

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太  
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  
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  
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及黯宣帝使公  
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  
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  
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  
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  
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  
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  
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  
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



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

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爲稱妙於帝矣肅謂爲輕不亦謬乎

臣松之以爲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爲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爲言耳謂之爲謬乃是譏漢非難肅也

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

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旣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碁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



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管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

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



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此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夷關之敗徙為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

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脩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縑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



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所  
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鬲令袁毅餽以駿馬知其  
貪財不受毅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  
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卽文明  
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 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  
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  
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  
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官達爲後世所重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  
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  
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  
臣松之案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

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  
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  
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注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  
生烈

臣松之案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  
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

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  
季中依將軍段煨采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  
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  
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  
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



爲宀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家太祖疑欲  
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卽  
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弘農王卽昨旣淺又爲暴臣所  
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  
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  
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  
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  
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  
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  
其朱墨者 世語曰遇子綏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  
冏功臣董艾卽綏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  
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

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旣衰儒道尤甚至黃初  
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  
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  
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  
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  
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龕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  
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  
大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  
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末浮虛者各  
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  
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



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廢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被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爲超作露布文故不卽敘晚乃出爲陰泉長延康中轉爲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爲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爲祕

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爲西平太守卒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閭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爲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名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



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後數歲病亡勅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梠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名署軍謀掾黃初中爲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虚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旣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常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

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聶後數歲病亡也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詳事在杜畿傳魚豢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况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爲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爲帝王所嘉下爲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瞻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



折薪哉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  
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  
也

丙申正月十

二日校完

夢禎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魏書

三國志十四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黃巾起縣  
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  
山昱使人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  
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  
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  
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  
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  
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  
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  
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  
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



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  
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  
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  
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  
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  
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  
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  
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  
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  
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  
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  
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

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恐或  
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  
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  
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  
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  
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  
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  
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  
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  
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  
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  
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毋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毋爲項羽所拘毋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懷其親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毋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爲東平相屯范

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爲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

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



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衆與諸侯並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爲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爲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天子都許以昱爲尚書兖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兖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

舉兵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少兵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



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

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啓聞衆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荅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卽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

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昱性剛戾與人多迂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旣建爲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爲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爲公會薨帝爲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侯

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

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嘉平中爲黃門侍郎

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摛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業思不出位故



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  
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後  
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  
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  
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  
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  
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  
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  
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  
粗疏以認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  
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

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  
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  
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  
摠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  
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  
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  
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  
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  
筭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  
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  
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  
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



之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亡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

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

穎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異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疆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



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  
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爲虛  
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  
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  
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  
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  
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  
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  
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虛  
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  
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  
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

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  
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

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  
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  
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  
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爲  
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太  
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  
杖信以招俊桀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  
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  
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傅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爲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爲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爲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 案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

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桀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

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

傅子曰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 臣松之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爲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爲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

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



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  
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  
所敗走保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  
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清陽亭侯

傳子曰河北旣平太祖多辟名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  
事之以爲省事椽屬皆嘉之謀也

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  
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  
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  
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  
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  
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

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  
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  
以處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  
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  
有策略達於事情太祖曰唯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  
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  
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  
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  
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  
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  
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  
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  
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  
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  
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  
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麾至  
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  
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  
并前千戶褒亡爲存厚往勸來也

謚曰貞侯子奕嗣

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昶家誡

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

孤至此

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初陳群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  
然以群能持正亦悅焉

傅子曰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  
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  
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  
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  
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柰何柰何又與彧書  
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  
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  
云當先定荆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



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弈爲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

世語曰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慶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爲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爲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僞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爲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爲

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躬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遣楊大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



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來交具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輿一

朝奉安今復徒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弄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懸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徒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



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楊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讎讐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偃武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庸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

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



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勲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彊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冒周

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群臣群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



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卽王位拜  
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  
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  
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  
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  
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  
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貴無復他  
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  
微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勅渡之詔猶必  
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  
首獲生賊遂迸散詔勅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  
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

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  
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  
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  
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  
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  
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  
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  
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  
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卽詔尚等促出賊  
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  
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  
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



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大僕明帝卽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

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八十一薨謚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

德音

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

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邴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



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勸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刃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

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



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况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爲司空倉曹掾

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

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至一夜數十至耳

太祖征張魯轉曄爲主簿旣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懾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



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

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

易後達終於叛敗

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

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



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備軍  
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衆伐之曄以爲彼新得志上下齊  
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

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  
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  
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  
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  
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  
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  
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  
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  
吳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

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一不可孤何  
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  
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  
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  
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卽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  
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卽真德合  
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  
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  
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  
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  
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  
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



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卽拜權爲吳王權將陸議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

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罵停住積

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旣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脩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謚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隆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



委六十四  
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  
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  
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  
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  
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  
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  
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  
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  
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荅曰魏室卽阼尚新智  
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  
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問爲大鴻臚在位  
二年遜位復爲太中大夫薨謚曰景侯子寓嗣

傅子曰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  
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  
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  
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  
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  
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  
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  
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  
伐暨曰曄可名質也詔名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  
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  
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  
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



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  
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  
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  
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  
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  
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  
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  
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  
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  
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王弼傳曰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 傅子曰

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  
之以爲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  
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  
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  
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干寶晉紀曰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荅依違大  
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  
乃出爲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二年  
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  
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僞得  
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



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處燒圍走城用  
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  
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  
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  
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  
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  
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楊太  
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  
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  
者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  
有此事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  
理出之辟爲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

不得中望於賢屬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  
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  
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  
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  
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  
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  
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  
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爲  
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  
旣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  
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



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  
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  
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  
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  
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  
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  
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  
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  
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  
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  
五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  
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

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  
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  
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  
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  
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  
休軍已敗盡棄噐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石遇救兵至是以  
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  
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  
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於  
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  
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



但有此名猶惑世俗况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

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制是驅使爲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爲富儻不如意是爲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

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



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  
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  
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  
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  
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  
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  
滅不事卽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  
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無難矣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  
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  
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白  
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

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  
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  
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翼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  
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  
兵掩襲未可測也

齊王卽位徙爲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列異傳曰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  
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  
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爲泰山令願毋爲白侯  
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毋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  
夢爲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  
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



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  
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啓  
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  
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  
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  
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  
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  
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  
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  
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  
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濟  
以爲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

臣松之案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  
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  
故陳思王作武帝誅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  
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後魏爲禪晉  
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  
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  
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繆妄然  
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  
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虯龍神  
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虯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  
其先不祭騏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



以爲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俳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

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

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許

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爲利回不爲義收蔣濟其有焉

是歲薨謚曰景侯

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勲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



翼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  
 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  
 表之疆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  
 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  
 日馳驚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  
 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  
 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  
 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  
 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  
 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  
 室出為郟陽祿<sub>祿音都活</sub>反<sub>祿音都活</sub>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  
 為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

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  
 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  
 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  
 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  
 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  
 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  
 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  
 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  
 州承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乎表  
 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

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  
 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



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卽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亭侯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爲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遇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搔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

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爲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爲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

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爵左鄉侯

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



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令孫資對  
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爲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  
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  
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爲青龍初孫權與  
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爲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  
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  
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  
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

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  
帝怒攝羣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營之然  
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宜與羣下共  
之旣以示明且於探求爲廣旣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

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  
憎之說輒復爲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  
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  
介寵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邦邑名出同類  
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妬害之而楊豐黨附  
豫等專爲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旣不以爲言而終無  
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  
不知所釋此爲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爲長子宏取其  
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  
本郡以爲孝廉而楊豐子後爲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  
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

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



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爲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卽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旣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爲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

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

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由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篡爲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篡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宜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請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勢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



劉氏孝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  
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卽阼猶有曹休外  
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繼介不間以此  
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勢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  
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爲服不相爲服則意有異  
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爲  
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  
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爲  
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爲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侔金  
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  
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  
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彊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

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  
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磬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  
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  
被反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  
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爲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  
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 臣  
松之以爲孫劉子時號爲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  
放被託付之間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  
人親任理豈得然案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  
名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  
言掩其大失然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

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



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

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勲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

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

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謚曰敬

侯子正嗣

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

尉

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謚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勲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



案孫氏譜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監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萬曆丙申元夕校完

夢禎

程郭董劉蔣劉傳卷第十四

魏書

國志十四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為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竭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蓑覆之夜然脂



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毋喪去官後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

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脩廣戾渠陵大竭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荆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群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勲江漢弘上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壻夏侯陟爲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

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晉諸公讚曰于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雋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



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  
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  
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  
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  
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釋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  
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  
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  
虞魏溫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  
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  
民之心而開姦究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  
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  
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

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  
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  
群穢廣舉賢士此誠虚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  
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  
流亡藏窟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  
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如月伊周不  
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

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末相箴誨而已了不  
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爲不  
相酬塞也

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  
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



也鄧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人爲丞

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以朗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 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

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歛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歛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

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已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

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為世好士

咨字君初子豐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

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慕時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



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  
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  
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  
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  
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  
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真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  
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  
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摠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  
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  
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  
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

恐爲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  
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  
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  
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  
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  
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  
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  
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旣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  
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  
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  
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  
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



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爲關內侯

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臣松之以爲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爲義無乃垂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爲苟存不

爲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怒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

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悌卻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卻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瞶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爲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



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丹陽施畏魯郡倪顛南陽胡業亦爲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爲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粹其頭又亂杖撻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勅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墻壁間闕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猪猪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

百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禮久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毫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

張旣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魏略曰旣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旣爲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署河東太守鄴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嶠澠間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束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衛尉子超

既

統其衆

後超反既

從太祖破超于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謀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間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爲兒童爲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



家既敬諾殷先歸勅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  
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  
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畧餐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  
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  
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  
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  
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爲蒲阪令太  
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  
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 魏略曰楚爲人慷慨歷位宰  
守所在以恩德爲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  
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  
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

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  
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  
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爲卿畫一計今東二郡  
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爲一  
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  
守以降未爲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  
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  
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  
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  
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  
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  
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



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取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本鄆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

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鶻陰口既揚聲軍由鶻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



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勅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爲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 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嘆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

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 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爲約所使詣太祖



太祖厚遇之表拜犍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爲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爲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爲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

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勲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旣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爲鄢陵侯彰驍騎司馬  
宣王爲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  
中守將乙脩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寨以兵少不敢進但  
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翱翔而還使脩等遙見之數  
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爲怯或以  
爲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爲太僕

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  
欲擊之旣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  
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  
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  
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  
爲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

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旣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  
聞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清燉煌  
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

魏略曰初旣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旣三十英字伯  
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姓剛爽自見族氏勝旣  
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旣雖知旣貴顯終不肯求於  
旣旣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  
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旣不挾  
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黃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桓子立勲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  
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旣能容民畜  
衆使群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



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魏畧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温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上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

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爲梁州刺史見晉書

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長鄆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楊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



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  
宛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  
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  
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  
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  
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  
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  
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  
以恢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  
校尉蓋和平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  
勳及為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  
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

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答司  
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  
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

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  
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

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  
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  
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  
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  
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棄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



耳左右義達多爲請遂得免

魏略曰援捕得達達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達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達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

初達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旣并絳衆將進兵達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達言故得無敗

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達在絳邑

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頓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固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達乃知前出已者爲祝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達救之力不能解爲之改服焉

後舉茂才除灑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達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達從琰求兵脩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誅之遂脩城拒琰琰敗達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爲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



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槓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爲丞相主簿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爲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

不得理乃發憤生瘰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瘰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瘰愈大逵本名衢後改爲逵

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

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鄆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搔動群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爲不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叙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



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達先王璽綬所在  
達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  
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  
乃以達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

魏畧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達當  
爲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達出門而郡官屬悉當  
門謁達於車下達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

大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達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嚮猶  
卜世宥之况達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  
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爲豫州刺史

魏略曰達爲豫州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  
而臣在外唯殿下爲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

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  
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  
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  
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達  
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  
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  
侯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  
脩軍旅內治民事過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  
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  
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  
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  
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



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達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達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達至五將山沐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達東與休合進達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達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

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達軍遂退達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達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達節休曰達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達休軍幾無救也

魏畧曰休怨達進遲乃呵責達遂使主者勅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達恃心直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達直猶以休爲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 魏書云休猶挾前意

欲以後期罪達達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達 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爲對存勝負於已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爲以



是稱說臧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脩作薨謚曰肅侯

魏書曰達時年五十五

子克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達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達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達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

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

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達祠下詔曰達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達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脩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克咸熙中爲中護軍

晉諸公贊曰克字公閭甘露中爲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克以免爲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謚曰武公 魏略列傳以達及李孚楊沛三人爲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達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爲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



本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爲吏建安中袁  
尚領冀州以孚爲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  
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  
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  
所遣孚荅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  
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  
則覺以爲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  
人不語所之皆勅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  
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  
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  
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  
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

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  
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  
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  
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  
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  
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  
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得數千人皆使  
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  
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  
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  
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比見尚  
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



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爲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  
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  
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  
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疆弱相陵  
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  
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  
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  
孚爲良足用也會爲所間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爲嚴能  
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  
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爲李 楊沛字  
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  
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營豆閱其有餘

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兗州刺  
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  
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  
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槌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  
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  
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  
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  
爲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  
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  
十人絹百匹旣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椹也沛辭去未到而  
軍中豪右曹洪劉勲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  
檢勑沛爲令數年以功能轉爲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



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旣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掾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

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之實者也  
精達事機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丙申正月二十二日校完

夢禎識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